

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蜜蜂計

## 第四回 苗鳳英借屍還魂 董良才偶宿賊寺

蘆葦蕭蕭阿渚秋，滿天風雨獨歸舟。莫嫌此處風波險，處處風波處處愁。

話接前回，小姐鄧紅玉與金花丫鬟一齊上了鞦韆坐穩，命玉瓶在下面悠起。只見二人在鞦韆上飛舞凌空，忽聽「口克口叉」一聲，皮繩已斷，「吧口叉」一聲，將二人摔下。兩個勾死強、惡鬼把鄧紅玉魂魄拘去，金童玉女將苗鳳英魂魄送入鄧紅玉屍身內，回去交差。玉瓶見鞦韆繩「咯嘣」一聲，只見小姐同金花墜落塵埃，只嚇的目瞪口呆，一旁發愣。這金花命不該死，不移時蘇省過來，折身爬起。見小姐躺臥在地，暈迷不省，手指玉瓶罵道：「臭賊妻，你沒見姑娘摔下來，你在一旁發的什麼怔？」玉瓶被罵，方向前同金花呼喚：「姑娘醒來。」喚了數聲，見小姐面白唇紫，閉口無聲。金花說：「我在此看守姑娘，你快去報與老爺、太太得知。」玉瓶聞言轉身去。

不多時，只見老爺、太太忙忙一同走進花園，跑到鞦韆架下。見女兒紅玉躺在塵埃，昏迷不省，慌忙抱在懷，內喚了多時，不見紅玉應聲，只見女兒面如白紙。老夫婦痛哭不止，眼聽女兒「哎喲」一聲，口言「冤枉哪！冤枉！」二老忙問：「我兒有何冤屈，對父母言來。」又聽紅玉口呼：「丈夫你在哪裡？」鄧公說：「女兒未出閣，為何呼起丈夫來？」夫人說：「想必跌迷糊了。」這苗鳳英耳聞人聲，閃秋波問道：「你們都是什麼人？圍繞我呼兒喚女，所為何來？」鄧公說：「我是你父，那是你母。你為何不識認了？」鳳英說：「奴家三歲喪父，七歲喪母，呼奴為女兒沒來由。奴名鳳英，為何錯認為你女兒？」鄧公聞言，哈哈大笑：「女兒跌迷了性了，連自己名字也忘了！」夫人口呼：「老爺，你聽女兒說話朦朧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待我問他。」遂問女兒：「你方才所言，你家住哪裡，何方人氏？要你細細講明。」鳳英見問，口呼：「太太，奴名苗鳳英，家住洛陽縣，父名苗悅。父母雙亡，剩下兄妹，兄名苗青，貿易在外多年。奴家夫主董良才南學讀書。茲因婆母下世，繼母吳氏暗用毒計勒死奴的夫主。奴恐身落他人凌虐，自刎而亡。孰料奴的夫主死而復生，逃走天涯。」言畢不由的拭淚。鄧公聞言大聲曰：「這就悶壞老夫了。明明是我女兒紅玉，你自稱是苗鳳英。你竟是一派胡言。」夫人說：「胡言不胡言，且由他罷。」苗鳳英聞聽，心中暗憶：「閻王命我借屍還魂，今日必是借他女兒身體復生。他說我是他女兒鄧紅玉，奴不免將錯就錯，寄身於他家，再慢慢打聽夫主下落亦不遲。」遂口尊：「二老在上，我有一事，若說出口，恐二老不從。」夫人說：「我兒有何事，只管講在當面，為娘允從。」鳳英說：「我欲將苗鳳英改為鄧鳳英，拜二老為義父、義母，可否？」鄧公喝道：「你是胡說！哪有親父母改為義父母之理？」夫人說：「你罷喲！必是女兒叫俗了，認為義父母，一來親上加親，二來女兒叫著也新鮮。」鄧公說：「女兒生生是你這老妻婆慣成了，你認我不認。」鳳英聞言，不由的痛哭，夫人說：「老天殺的，你快允從。哭壞了我的女兒，我這老命與你拚了。」鄧公見此情形，也無可奈何，遂改嘴說：「女兒不須哭，依你就是了。」鳳英聞言說：「義父，義母請上，受兒一拜。」言畢，伏身拜了八拜，隨著同上堂樓而去。

再言董良才逃出秦府，望著長安大路而走。在路道也平安，一路行來。這日在路上遇一人，豹頭環眼，肩負行李。這人將董良才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問道：「這小君子從哪裡來？向何處去？」良才見問，暗思：「我臨出花園，春香囑咐我在路莫與人講話，以防歹人。我觀此人非是善類。」正思慮，又聽那人相問，良才只得順口應道：「我從來處來，往去處去。」將手一拱，竟緊步前行。那人在後復又打量一番，心中暗想：「我觀此人言語恍惚，足下帶土，身必有銀。不免趕上他以好言好語穩住他，待宿店時以刀將他殺死，將銀得到我手，任意逍遙，再去天下訪賢，有何不可？」想罷遂邁開虎步趕上董良才，口呼：「小君子且慢行，我有好言相告。」良才說：「你走你的路，我行我的程。素不識面，有何好言相告？」那人說：「小君子莫要多心，我看你不像常出外的人，況且你又孤孤伶伶獨自一人，路上無伴。恐你遇見歹人。我有心與你同路而行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良才答道：「豈不聞獨行千里，同伴八百，我有緊事還要趨行。」那人笑說道：「小君子，話不是這樣說法。我看你未行過路，不知那是店頭站尾。你看天色又陰，我見你言語慌張，身邊必有行李。前面山路難行，歹人甚多，萬一被歹人劫去，還恐虧命。到那時再想同伴之人，你亦悔之晚矣。同路作伴原是在下一番好意，豈有歹心？」良才聽那人說出山路難行，歹人又多，心中暗思：「險些委屈了好人。想我那等言語待他，若非他是至誠君子，如何肯告訴我？他既有好心，同我作伴，我就與他同伴偕行，亦免獨行擔驚受怕。」遂拱手，口呼：「兄台既是好意，小弟怎敢不從？只是小弟年幼不知世事，一路行程還乞兄台擔待一二。」那人說：「小君子只管放心，白晝同行，夜晚同宿，料無妨礙。」二人正言話間，陡見狂風從地起，沉雷自天來，電光閃閃搬倒天河，傾盆大雨自空而降。那人說：「不好，快找避雨之處。前面有廟宇，暫且避雨。」二人緊跑奔廟而來。

且表這座廟宇名羅山寺，這寺內長老法名法空，收有三個徒弟：大徒弟名悟真，二徒弟名悟修，三徒弟名悟性。廟內暗藏二三百行兇打手，每夜殺害夜深投宿、來往客商。這日夕之時，凶僧法空正在山門下望雨，只見二人冒雨而來，奔至廟前。董良才近前一揖，口尊：「師傅，俺二人借重寶剎避一避雨，望祈容納。」法空含笑，口呼：「施主，這庵觀寺院乃是客旅經商方便之所，有何不可？請二位施主廟內避雨。」令徒弟替施主扛著行李，送在靜室安身。法空見二人行行李沉重，心中暗喜，款待甚是周密。說話之間天已昏黑，小和尚送進燈燭退出，那人暗想：「這事應了俗語了『生有地，死有處』，這小輩不該死在店內，大雨阻路，該死在廟內。」那人遂向法空說道：「天色昏黑，泥濘難行，欲借寶剎暫宿一宵，未知老和尚肯容留否？」法空恐怕他二人雨停走了，一聞此言正中心懷，遂應聲說道：「如不棄嫌，就在荒寺歇下無妨，就是未免屈尊些。」吩咐徒弟送二位施主小房安歇。悟性手秉燈燭將他二人送在小房安歇，暗將門上門環加鎖，只候更深夜靜，方可下手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二人進的房來，那人說：「一路行來身上皆有些乏倦，你我就此安歇了罷。」董良才正是身體乏倦，一聞此言，將身便倒臥在牀上，呼呼睡著。那人見董良才睡著，又恐他睡不實牢，故意近前問道：「小君子，你在路上行程共有幾日了？」連問數聲，不見答話，遂悄悄下了牀，手執牛耳刀一把，將環眼一瞪，惡狠狠舉刀要殺，又把刀停住：「且慢，我想這小輩猶如籠中之鳥，網內之魚，難以逃生。我一殺他，寺內僧人甚眾，惟恐被眾僧知覺，喊嚷起來，弄巧成拙，反為不美。我不免先出去探聽眾僧困睡否，再由我從那裡脫身，作一穩穩當當，再殺他也不遲。」想罷走至門內，抽去插關，把門向懷中一扯，只聽門外鎖響，心中一怔，暗說：「不好，大約寺內眾僧皆是不良之輩，此廟必是賊廟。他若來時，我一人如何敵的了眾僧？哎呀，我只知殺人，今遇此害，也知心慊。我何必起歹心而殺人？」遂轉身走至牀前，將良才拍了幾把，連聲叫道：「小君子，快快醒來。」董良才正在睡夢之中，忽聽有人呼喚，猛然驚醒，坐起問道：「兄台這般時候還未安歇，將小弟喚醒，有何話說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將實言對你說了罷。在路途見你身帶銀兩，有心殺你劫銀，不得其便。因此與你同行。今晚宿寺你休想活命。」良才聞言，只嚇的面黃唇白，忙跪在地，口稱：「好漢哥哥，饒了我這苦命的董良才罷！」那人說：「你休要高聲，我且問你，你口稱是董良才，你家住那裡？娶妻誰氏？要你實說。」良才見問，遂說：「祖居洛陽麒麟村子，不言父名，人稱大戶，小弟之妻苗氏鳳英。」那人驚恐：「哎喲，你原來是我妹丈，為何不在家中讀書，竟出門在外？」董良才聞言問道：「你莫非是我內兄苗青嗎？」那人回答：「正是我苗青。」良才「咳」了一聲，遂言：「父親聽信繼母之言，將我勒死。我妻見我一死，遂自刎而亡。我甦醒過來，逃出在外，在紅石村被秦豹誣我殺死他家丫鬟，吊打後鎖在花亭。夜間多蒙秦小姐救我逃生，贈我白銀五十兩，赴京考取功名。在路途偶遇姻兄，幸甚幸甚。」苗青說：「只恐你我弟兄二人性命難保！」良才問：「這是何言？」苗青說：「咱弟兄今日誤入賊僧寺內。現時門上落鎖，這凶僧必有謀害你我之意。」良才聞言驚問道：「這可怎了？姻兄即速想一主意才好。」苗青說：「妹丈且站一旁，待愚兄查看他的來路。」言罷手執牛耳鋼刀，滿屋尋了一遍，並無甚麼破綻。猛然看見西北牆隅角下放著一領破席，下面蓋著一口破鍋，將鍋移開一看，原是地道。只覺寒風上衝，口呼：「妹丈，你來看這行景。」良才近前一看，原是地穴，不由的擔驚害怕。苗青說：「既

看出賊僧的來路，咱二人且死不成。你且上牀假睡打呼聲，愚兄把住穴口，上來一個殺一個，上來兩個殺一雙。」二人定計已畢，堪堪已至三更。只聽地道有了響動，又見破鍋一動鑽上一人。苗青手執鋼刀，閃在一旁，見一凶僧手執鋼刀出了地道，腳未站穩，只聞「哎喲」一聲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